



张文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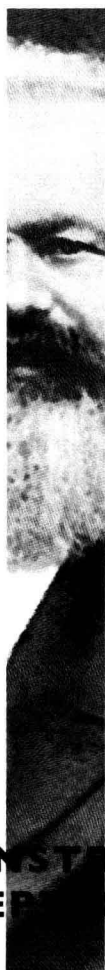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总体观

RECONSTRUCT THE HOLISTIC HISTORY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支持

文
库

SOPHY



张文喜 著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总体观

RECONSTRUCT THE HOLISTIC HISTORY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张文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

(哲学文库)

ISBN 978-7-300-17627-7

I. ①重… II. ①张…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236 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8BZX074)

哲学文库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

张文喜 著

Chongjian Lishiweiwuzhuyi Lishizongtigu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7 00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哲学文库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俊峰	冯俊	刘大椿	张法
张风雷	张志伟	宋志明	李秋零
陈慕泽	吴潜涛	郝立新	段忠桥
郭湛	韩东晖	彭永捷	焦国成

总 序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如何让驰骛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已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回应方式接续着哲学长河中的伟大传统，举其卓有成效者，或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与哲学大师晤对，与时代问题对接；或直面哲学问题，以锐利才思洞幽烛微，以当代立场梳理剖析；或在反思中考问现实哲学问题，举凡伦理人生谜题、宗教信仰困境、科技生态难题，皆以哲思相发明，力

求化危机为契机。

在回应这些挑战的学者中，既有涵泳覃思的学界耆宿，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才俊。以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之佼佼者而言，视野开阔而不故步自封，沉着稳健而能破门户之见，多能将本土资源与异域资源相贯通，将才气与襟怀相融会，管窥锥指，亦能以小见大，旧瓶装新酒，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让这些当代的回应更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遴选佳作，荟萃英华，推出“哲学文库”系列研究丛书，以期回应哲学应当直面的各种挑战，应当反思的各种难题，力图敞开更广泛的理论视域，力求奠定更深厚的思想根基。假以时日，集腋成裘，汇成系列，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大有裨益，亦能于国际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是所望焉。谨序。

哲学文库编委会

2010年1月1日

致 谢

这本书直接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文库”评审专家的鼓励，从评审反馈意见中，我获益良多。除了激发我不断修缮，超越既成的内容之外，他们还说服我让我把撰写当成思想的奥林匹克项目，这种田径运动就是“超越”二字：如同音乐越是悦耳，演奏起来就越是追求完美，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

不可能列出那些使我获益良多的所有人的名字。这里我仅提及少数几位。我最衷心地感谢陈先达、吴晓明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思想的启迪，他们的人生是激励我的榜样。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沈佳强教授，他作为未定稿的读者贡献了批评而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并对本书出版给予了支持。衷心感谢责任编辑胡明峰，他为本书的编校工作付出了努力。当然，所有这些人与书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错误无关。

目 录

引 言 对历史总体观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必要性	1
第一章 总体性的观点与马克思哲学的前景	35
第一节 以马克思哲学对抗形而上学的曲折与展开	36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与存在—神学—逻辑学的对立	64
第三节 以现实—总体的观点对抗神学的加冕	78
第二章 历史过程与历史时间	95
第一节 从时间哲学确认历史的总体	97
第二节 时间进入了马克思的历史世界	113
第三节 历史的总体演进图式的内在矛盾	128
第四节 基于历史的总体的未来观	144
第三章 历史的总体与个人的总体	162
第一节 对历史与历史目的论的反思	167
第二节 历史最终决定与进步的界限	184
第三节 历史的总体与意志具体内容的探源	200
第四节 历史合力的总体性的哲学提案	218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意义：特殊论抑或普遍论	256
第一节 追问民族之起源和世界历史的总体	259
第二节 欧洲历史观的空间想象	278
第三节 保守主义的历史时间经验	291
第四节 民族生存的基础	309
第五章 资本主义批判的诸路径	325
第一节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326

第二节	针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知识范型	339
第三节	数学与“历史的绝对科学”的终结	352
第四节	生产原则反对资本占有原则	380
跋		399
致谢		406

引言

对历史总体观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必要性

在当今的学术界，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已经有一些很好的论述，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重要价值业已被人们所认识。然而，我们会觉得，成就却又不像初看起来所表现的那么巨大。在其中，所有的尝试都只在细节上是成功的；在那里，随着每个细节上的成功，我们势必需要连带地重新理解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特别是，由于我们很难把握刚刚过去的历史（一方面，苏联的衰老垮台；另一方面，资本的自动延伸），这多少意味着我们的问题具有独特的困难。我们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也不能高估任何研究结果，而困难的实质在于它的基础观念方面，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历史总体观的重建方面。^①

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很确切、很明晰的目的：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对总体观的重新阐述。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大多数重要的评论者的假说，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视为对一个最为紧迫性的问题的探索。这个问题大致可以称为“历史总体观”的重建问题。

^① 吉登斯曾经嘲讽说：“那些对马克思抱同情态度的人试图以一种重构的进化论为基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尝试尽管在细节上显得有趣和富有启发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能最终站得住脚。”（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19～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没有人怀疑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它有着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表述。它可以这样来加以表述：总体性的观点是属于社会现实的观点，还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哲学构造物？^① 当今，这个问题正处于哲学的思维场域，因此不可能不受到我们的注意。我们的任务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要确定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回归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本身，描述它们而不把它们简约为现代性总体的意识形态神话或别的什么东西。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如果社会现实的观点与总体性的观点处于相互依存、相互指涉的关系之中，那么它就必然声称拒斥总体性的观点本身就是拒斥社会现实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如果在某种特定的立场上，社会现实是在直接被给予我们的东西中确定，而且也不超越具体的直接物本身，那么人们在检验以社会现实的名义组合的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就可能认为，这些经验事实除了是人所寻求的纯粹反思的联系之外，别无共同之处。因为经验事实组合不但总是部分的组合，而且组合在空间之中，而总体（整体）总是在时间之中。这就是抽象经验论的观点。从广泛意义上看，抽象经验论如此看待“事实”，也反映在包括与实证主义相联系的当代种种形式的历史学之中。在这种立场中，现实，由它说出来，是一个孤零零的琐碎的事实，而不是相互牵挂的丰富总体（整体）。以致最后，不存在某种有待发现或者是形成的总体，至少是没有总体对于部分（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的统摄权。^② 如此说来，总体不过是个无意义的概念。既然每一个事实都孤立存在，那么从总体性观点来看，真的

①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问题始终作用于两个层面：方法论的层面和本体论的层面。本质上说，总体性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它一定能够解释马克思的哲学，反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定对这个观点做出了最大贡献。

② 有人看到，“差异”这一哲学范畴已经成为今天对于马克思哲学进行当代阐释的关键。从差异哲学出发，人们发现，历史的总体观已经退缩为仅仅是幻觉、实则浪漫主义的东西。这样一种批判主题经常出现，表明浪漫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总是可能被重新利用。因为它以前是有用的，今天却是以多变的角色被利用。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浪漫主义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之一，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摧毁性的批判曾为浪漫主义者所关注。（参见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the Founders, the Golden Age, the Breakd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35）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在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划出界限也是依照此思路之利用。

就没有什么现实了，至多只有它的怪相！

这种关于“现实的”看法，在哲学上的偏颇就在于它脱离现实的总体。而这种看法重点在于表明：总体既不是给予的，也不是可给予的。思想的对象都是以纯粹功用性的组合向我们呈现极端不同的给定事物，或者我们用纯粹功用性的组合模式替代现实总体的表现本身。于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时下所谈到的那林林总总的主观思想和抽象的理想主义——在与描写事实的关系上，它除了呈现为可证实的经验主义、抽象的唯心主义甚至一种或然论的哲学，还有后现代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复调特征，也置身于这种哲学境域之内。

不难理解，如果是这样，欲使这部著作在存在论意义上比主观思想和抽象理想主义更具有批判性和更为深思熟虑，那么事实就始终是，在已经指明的范围内如何重建总体性观点。今天，就对上述这个问题的看法而言，还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的结论将会非常不同：如果总体不是可给予的，那是因为实际情况要比人们所揭示的复杂得多，而且因为其性质随实践之中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之不断变化而变化，或产生新的东西。当然，进一步的研究使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些方式彼此之间可能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式研究，它们的目标就是保护和发扬一个特定的学说，这些流派通常以某一位钻研马克思的思想家的名字来命名（譬如，黑格尔式马克思观、海德格尔式马克思观、德勒兹式马克思观，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并没有避开对马克思思想阐释的教条形象，相反，它们仍然是在“执行”将他添列在形而上学家之列。尽管马克思的任何印象都告诉我们，在这种类似比例不同的“混合”阐释之做法中，不可能确立任何哲学革命的本性。

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这里存在的主要困难不是研究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如果打开思想史，我们应该看清楚这一点，即马克思之所以谴责他的先驱们，是因为他们把本来是历史的东西变为“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7～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正如对马克思而言，从现代性历史观念草创以来，这种理论危机就从总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迸发出来，即使像黑格尔这样以总体观点的辩证发挥者而为人们所铭记的人物，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将历史的总体错置于其思辨思维的自我运动中。在这里，根本的“错失”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看到“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①。世界历史所展现出的如此深刻的意义，正是总体性的现实变化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历史的总体观表达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一方面是说，如果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历史总体性神话曾经起着很大作用，那么就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现代性的总体性立场，什么属于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另一方面，主观思想以及后现代性话语对于总体性观点的否定，就像我们前面已经提过的那样，必然陷溺于破碎性的文本中。正是在一个如此碎片化的世界中，思想家们才认为，选择孤立事件和次要场所比“重新发现或者是形成的总体”立场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已不再可能。^②但我们觉得，在这些思想家以自己的方式说出干瘪瘪的“事实”的时候，显然有一种总体应该被建立。自相矛盾的是，这个总体只在碎片之后到来，并将碎片完整地保存，不打算让它们总体化。

二

回顾起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已显示，这一论题的探讨，大致上以循沿把它重新放回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伊始的理论舛误中来加以考察，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取得“成功”之间的深刻关系。这意味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的重建，在传统上是可以沿袭一种对理论舛误的批判方式进行的。而另一条进路是借助时代的变更和哲学的最新成果来批判和反思历史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参见吉尔·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1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义，分析它与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社会关系变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以便重新理解马克思身后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变和历史现象。这后一进路正是我们所采用的。但问题是要认识到，这一进路并不是靠一系列简单的、起分析作用的例子来解决问题，相反，它是靠深入问题本身，确定使问题获得最大限度理解和引申的条件，以此来彰显在今天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之紧迫性。就此观点而言，我们对其重新阐述，问题永远在于不断深入。

实际上，有一件事总是萦绕在马克思的心头——真正的现实何以被理解和把握。问题是：“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真正的现实？”这由黑格尔最先发问，然后才是马克思。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投射到现实中的形象，并不是孤立杂陈的事物、事实、范畴、因素等这些被传统哲学方法论夸大了的形象，而是通过总体性的观点将孤立杂陈的事物、事实、范畴、因素赋予总体的结构而合乎逻辑（图式）。黑格尔哲学的这个总体的结构是依归于范畴论性质的，而非依归于生存论性质的。他最终沉湎于绝对者的理念，就像在泛神论中找到膨胀自我的理由的欧洲人一样，他视普鲁士国家为得到具有广泛理解力的哲学支持的国家。^① 黑格尔借此试图说明，历史进程的进步在原则上已经完结；否则，人们就不会知道——比如说——将来某些阶段是否不会导致理性的自我毁灭。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这个复杂的观念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取决于一个对他而言十分珍贵的原则：个人在绝对知识中同世界精神发生统一。然而，对这一原则，马克思将赋予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从那时起，马克思确定，世界史本身业已表明，“个人如何同世界精神发生关系”这个黑格尔的老问题应该由新问题——“个人在何处发现自己处于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之中”——来解答。如果这就是马克思对哲学之改弦更张，人们至少可以让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总体深入于生存论的世界中，或者深入于伽达默尔所谓“它的不可理解性

① 参见 Joel Carmichael, *Karl Marx: the Passionate Logician*, New York, 1967, p. 34。黑格尔有趣地将“绝对理念”比作“老人”，他说：“真正哲学的识见即在于见到：任何事物，一孤立起来看，便显得狭隘而有局限，其所取得的意义与价值即由于它是从属于全体的，并且是理念的一个有机的环节。……因此每一阶段尚须努力向前进展以求达到全体，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423～4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之中”^①。正是在这里，绝对者的理念或精神将沦为自我欺骗：它并非是历史总体的诸环节的积极绽出。相反，马克思说他通过绝对者的理念（或神秘的主体/客体）不能看到真正的现实，人们转而只能通过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来辨认社会现实。因此，历史总体性的观点至少意味着一种将社会现实当做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或总体来考察的思想方法。在这一意义上，说意识到某种社会体系乃是一个结构整体的存在，与说通过理解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亦即重视它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它的功能或目的，是一个意思。对于马克思来说，说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在自身之内形成历史的总体，就等于说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出现在总体性的现实中。

然而，对于哲学的理解而言，我们怎样界定作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出现，并编制路线图呢？正如众多的作者以众多的方式所认识到的，今天的哲学家不会将它界定为主观精神同客观精神的统一在何处产生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再次落入意识和自我意识哲学的窠臼。可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我们将发现这个问题与这样一些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联系起来，如卢卡奇、萨特、列斐伏尔，等等。他们主张一种由主体占主导地位的统一客体的总体论。这就设定了一个总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而且界定了一个解决矛盾的主观原则。它据此表达主体内所有能力与一个反映主观同一性的客观形式相关的可能性；然而，人们将立即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我们只能面对由能力的某种确定属性限定意义下的具体的、感性的客体，而从未面对过一个形式的、超感性的、普遍的客体；或不如说，在马克思发掘现实的现实性运动之后，后者已名声扫地。因此，问题的讨论显然还有来自相反方面的行事，即对黑格尔主义之历史的总体化的可能性条件的怀疑。例如，以解构性阐释为立场的阿多诺，以反对同一性哲学为入口，提出了对总体化的可能性条件的质询。他宣布：哲学曾经实现过自身，

^①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1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19世纪哲学发展要求导向解释学原则。在马克思那里，货币、资本、人的自我异化概念，都需要遵循生存论的路向去把握，就知识论的路向来看，这是一些伽达默尔所谓“不可理解的现象”。究其实质，社会现实的总体不再表现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在何处发生的把握，而是在概念、反思、逻辑之前的世界中呈现出来。

但它实现的时刻已被错过了。或者说，哲学继续存在是因为实现它的一刻已经错过了。^① 实现哲学的时刻错过了，就迫使哲学在不确定中展望总体性。阿多诺是以“获得了解放的人类”的名义质询总体化的可能性条件的。^② 而且，放眼望去，这种质询的声音已根植在最前沿的当代思想之中了，并且使得“总体”失去其概念的力量和说服力。^③ 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反对总体性的那块蜡也是同一块蜡——就是不可能是从总体性的角度观察社会现实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像阿多诺那样，一边据此准备扼杀哲学的计划，另一边又称我们必须进行哲学思考，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在这个世界中，何以补救世界的裂痕，何以梦寐以求新的统一，并对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做客观描述？

一目了然，其中的分歧和冲突业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纷乱和严峻的程度。然而，从分歧和冲突的所有细节看，我们当可看清，当今哲学隐含的前提是，任何被意识到并且能够被表述的“事实”不能脱离总体——无论何种总体——而成为历史科学实践的真正对象。

三

问题还在于，每一个力图恢复总体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决定意义的人，必须首先领会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的基础不是认识论（知识论）。从20世纪德国哲学提出的出发点来看，超越主观意识所指的东西并将其导向解释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导方向之一。20世纪中叶之后哲学中发生的这个变化特别明显。新康德主义时代仍被作为基础学科的认识论正在消解。^④ 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这个源自笛卡尔主义的传统问题，通过现象学获得一种新的面貌，而通过后现代主义，它已声名狼藉。后

① 参见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② 阿多诺说：“获得了解放的人类绝不会是一个总体。”（转引自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5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③ 安德森由此认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4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④ 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认识论问题核心地位的肇端及责任人恩格斯和列宁，他们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恢复了前黑格尔主义的认识论，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认识问题已经被超越。思维与存在的非时间性关系乃是形而上学的残渣。

现代主义还把知识的合法性的叙事称为一种总体化。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总体性被视为一种压迫关系，亦即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不过，在说明知识合法性危机时，后现代主义者绝大多数用来增殖系列或消解总体性的现代方法在某个方向上（比如，某种线性的方向）诚然是极为有效的。但后现代主义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总体化的统一性却在时间性维度之中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辩护。因为，每当一个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被把握在一种结构的总体之中时，结构的总体化法则将缩减或抵消其拥有自身地位的事物和主体变形的具体的个体化的离散趋向。这就是说，那种建议我们放弃历史总体观的哲学都是按照不可能的含义写的。如德勒兹所说：“主张摧毁统一性的人也正是天使的缔造者，因为他们肯定了一种真正的至上的、天使般的统一性。”^①比如，“乔伊斯的词语粉碎了词语的乃至语言的线性的统一性，但却提出了一种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循环的统一性。尼采的格言粉碎了知识的线性统一，但他却恰恰提出了永恒轮回的循环的统一性”^②。

如此说来，我们如果忽略了历史的总体趋势比孤立杂陈的事物或事实具有更高的可能性，那么，则必定难以克服“信则真、不信则假”的相对主义困境。现在，这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如此观点，即认为我们相信任何事物都意味着任何其他事物。因此，伊格尔顿戏仿德里达：“我不赞成社会主义，但也不反对它。我既不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也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赞成’与‘反对’的对立。”^③这就是所谓“后……”的批判理论要传达的我们时代的概念气质，或不如说，它的表述必然迫使哲学在不确定之相对主义中沉思。所谓“后……”的批判理论的要求，不过是说，哲学已经变成了过于武断的广泛意义上的准政治评论^④，因而与

①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②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③ “德里达与他的同事、朋友阿尔都塞长期坚持这样一种哲学观，即哲学或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实践，阅读文本对于阐释是不可简约的，它是一种首要的介入的策略。这种思想图景使我们必须承认观念思考的场域通常是政治上过于武断的。”（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ed.,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Chicago, 2005, pp. 629-630）